

文汇原创丛书

# 高阳杂文



高阳著

文 匯 出 版 社

文汇原创丛书



ISBN 7-80676-159-4



9 787806 7615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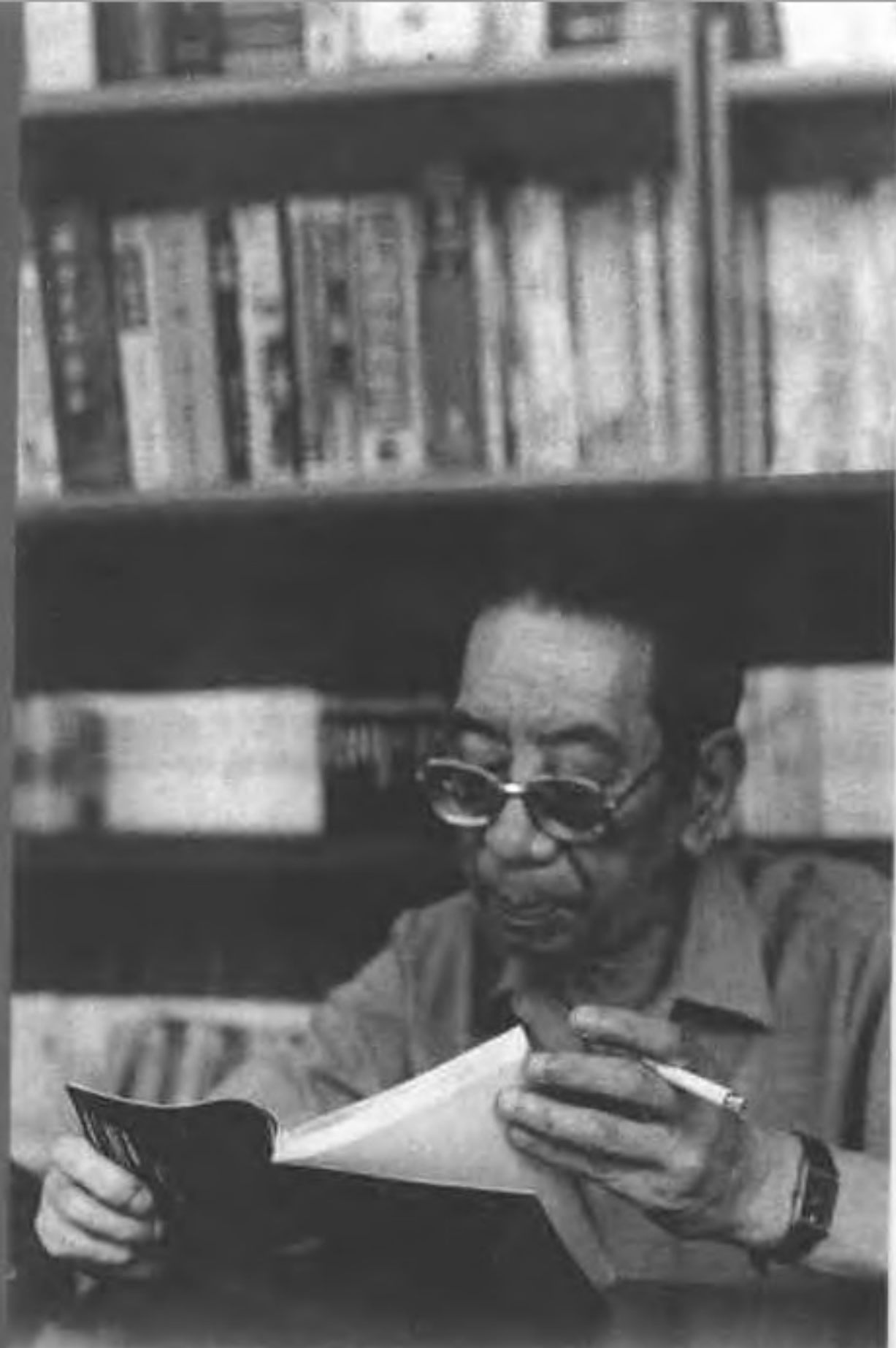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80676-159-4/1·039

定价：22.00元

文汇原创丛书

肖关鸿主编

# 高阳杂文



B1264949

高阳著

文 匯 出 版 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高阳杂文/高阳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3.1

(文汇原创丛书/萧关鸿主编)

ISBN 7-80676-159-4

I. 高... II. 高...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0591 号

· 文汇原创丛书 ·

高阳杂文

丛书主编/萧关鸿

作者/高阳

责任编辑/陈飞雪

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/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次/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/200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/640×940 1/16

字数/14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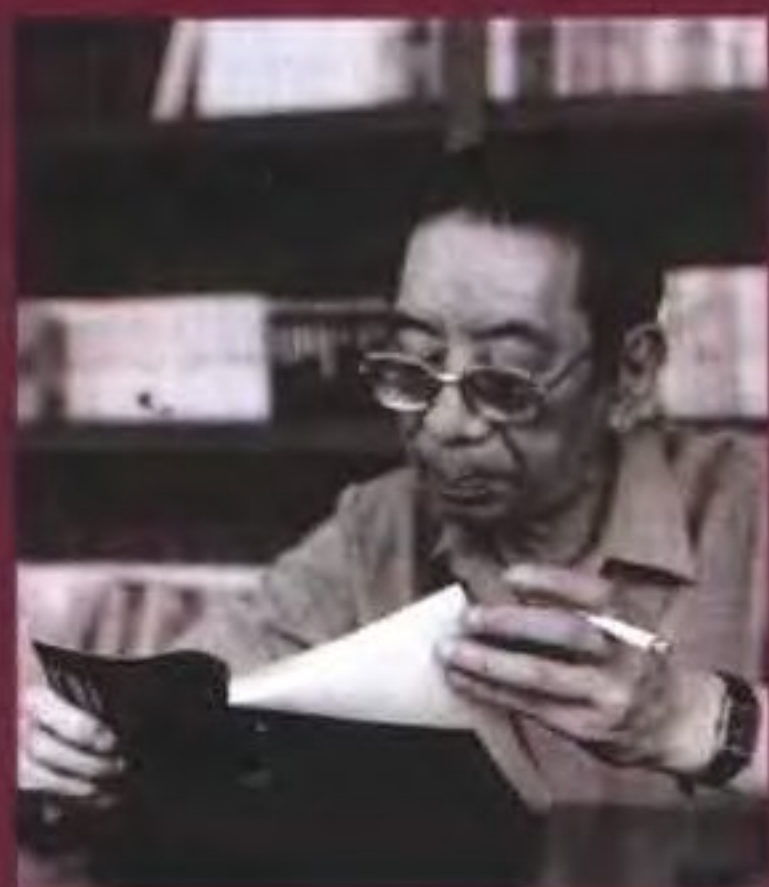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/14.625

印数/6001-12000

ISBN 7-80676-159-4 / I · 039

定价/2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远景出版集团授权出版。



**高阳** (1926—1992)，当代著名作家，浙江杭州人。本名许晏骈，字雁水，笔名郡望、吏鱼等。擅长史实考据，亦富深厚的文学修养。其历史小说创作丰厚，著有《胡雪岩》《红顶商人》《清宫册》《慈禧前传》《荆柯》《少年游》等。另有学术著作《高阳说红楼梦》《高阳说诗》等。

文汇原创丛书

---

章含之著 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》

林行止著 《英伦采风》

蒋子龙著 《感受的快乐》

张抗抗著 《你是先锋吗？》

席慕容著 《走马》

林行止著 《闲笔生花》

林行止著 《我读我在》

高 阳著 《高阳杂文》

冯骥才著 《紧急呼救》(即出)

张 炜著 《人的魅力》(即出)

程乃珊著 《上海 Lady》(即出)

秦 风著 《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》(即出)

# 序

高陽

1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；计字又若干？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觉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，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惭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，廿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；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

这本集子是名符其实的杂文、内容庞杂，大致可分为

五部分，有杂感；有感旧怀人之作；有若干小考证附“阅微新记”四篇，这部分在我自己看来是分量最轻的；还有提出我在对文学与文人的一些看法及若干书评；最后一部分、收录了四篇稿子：谈三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、谈历史上的哈雷彗星、谈康有为；谈伊藤博文与西太后，都有一些新发现在内。我写小说，从不把自己的影子摆在里面；而频年以来，居然常有人对“高阳是怎样一个人”这个问题发生兴趣；我这本杂文或许能使这些爱护我的读者，稍得满足。当然，出这本集子的目的，不仅于此；就我个人来说，有些稿子，固鸡肋之不如，但也有几篇，是多年心血所累积，可以显一显我的“功力”，确信能为知音所赏，而不忍舍弃的。

古人云：“开卷有益”。但愿这本杂文能不负此四字。

# 目 录

## 序 / 1

- 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 / 1  
神往神田——兼谈日本的酒 / 14  
为柯拉蓉“寻根” / 24  
香港的地铁与马场 / 27  
“李表哥”的形相 / 31  
未免小题大作了 / 33  
平生风义兼师友 / 35  
王新公与我 / 37  
唐鲁孙先生二三事 / 41  
漠河——中国的极北之地 / 43  
韩愈谏佛骨考 / 51  
禅宗六祖法号辨 / 55

- 顾恺之所绘孔子像最真 / 57
- “古今同一烤”拾遗 / 60
- 重华宫的新年 / 63
- 迎春、鞭春、咬春 / 70
- 马君武的一首诗 / 76
- 阅微新记 / 78
- 杜甫《后出塞》的三个问题  
——并索解“招”“惨不骄”及  
“嫖”的读音 / 86
- “诗史”的明暗两面 / 95
- 横看成岭侧成峰  
——我对“红学”的一个看法 / 99
- 一部具有独特国际地位的晚清小说  
——《老残游记》 / 108
- 弃子先生诗话之什 / 112
- 慧心、慧眼、慧业 / 129
- 谈三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 / 132
- 历史望远镜中的哈雷 / 139
- 康有为“十疑”诗注 / 149
- 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  
——戊戌政变真相之揭发 / 155
- 除夕祭书及其他 / 186

## 附录

### 熊掌和洒金笺

- 记唐鲁孙和高阳 姚宜瑛 / 190

家家水井说高阳

——萧锦绵专访高阳 萧锦绵 / 197

高阳的历史小说 京南 / 202

念高阳 龚鹏程 / 207

# 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

去年生日，弃子周先生赠以七律一首：

还历才看甲子新，风光又老一年人。饥来煮字贫非病，梦里铺糟醉是真；白日当天三月半（原注：君三月十五日生，此借玉溪句），青春作伴四愁屯。燃犀烛怪吾徒事，振笔犹堪扫毒尘。

“青春作伴”之语，感不绝予心，因而依韵酬答：

华发酒痕每每新，可能踞笔作闲人？乡关梦里疑曾到，世事杯中信不真；白日当天三月半（亦借玉溪），黄钟弃地众器屯。何时归汲横桥水？浣我缁衣万斛尘。

“横桥”为横河桥的简称。我家自明末由皖南迁杭州，清初即世居杭州。《联合文学》制“土地与我”专栏，征稿及我，因而深忆“横桥老屋”，连日的心境，真如玉溪的诗：“悠扬归梦惟灯见，萋落生涯独酒知。”

厉樊榭在雍正初年作《东城杂记》，中有一条云：

横河，东运河之支流，西湖水灌市河，从城外过坝入焉。东西夹以双桥，如眉影窥镜。《梦梁录》云：“崇新门外，小粉场前普安桥，又名横河桥。”其东名广济桥，今但名东西横河桥，而小粉场则里人仍称之。

2

南宋的地名，清初的老屋，实在很能满足我的“考据癖”。小粉场今称小粉墙，往南即为葵巷，袁子才幼居于此，由葵巷向西，过官巷口，一直到西湖边，是我儿时最熟悉的一条路。

横河东西向，北南两岸称为大小河下。大河下并列四座大宅，我家是西面第一座，东邻即庚园，经始于顺治十四年，历七载而竣工，“千金叠一邱，百金疏一壑”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块“瘦、绉、透”的巨石，名为“玉玲珑”，原是宋徽宗艮岳旧物，居然亦南渡到杭州，先置于灵隐包氏别业，为庚园主人购得后，用数百人推挽，历时两月方始运到。园主本来姓沈，历经易主，最后归于我姊丈周家。园中已见荒凉，而正屋完好，曾经租给保安司令部当兵工讲习所；门禁森严，独不禁我，在那里结交了好些大朋友，有时甚至就睡在那里。那些大朋友的面貌如在眼前；华达呢军服上的气味，亦复缭绕鼻端，但他们的姓名却都记不得了。仿佛有

一位叫吴国钧；以一瓣心香祷祝他健在。

这是我十一、二岁之事；十三、四岁以后，即无缘再访“玉玲珑”，因为庾园租给一位老小姐办行素女中，以校规严厉出名，即令我是房东的至亲，而且还不到追求她的学生的年龄，亦不得越雷池一步。

庾园之东，不知是何人的产业，从我有记忆时起，那里就是横河小学，据说是杭州办得最好的一座小学。又东，又是一座学校，私立清华中学；是我曾祖姑丈，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先生的产业。

回头再谈我自己的家。先为读者介绍一幅收入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的“横桥吟馆图”。同时还要引录杨文杰所著《东城记余》中的一段“许氏科第”：

陆定圃师以滫《冷庐杂识》云：嘉庆道光以来，仁和许氏科第最盛，驾部谨身阁墨，房评云：“数来望族，囊中能有几家；问到科名，榜上视为故物。”称许可云允当。又潘文恭太傅《思补斋笔记》：钱塘许小范先生学范，乾隆戊子举人，壬辰进士；子乃来，乾隆癸卯举人；乃大，嘉庆辛酉举人；乃济，嘉庆庚申举人，己巳翰林；乃谷，道光辛巳举人；乃普，嘉庆丙子举人，庚辰榜眼；乃钊，道光戊子举人，乙未翰林；乃恩，道光癸卯举人，七子登科，海内所未有。伯兄、季弟先后同年，尤科目中所罕见。

此非我自炫家世；式微世家，亦无可炫耀，而是必须如此，才能将我的“土地与我”，以及它的特色说清楚。例如

前引文中“仁和”、“钱塘”，到底是哪一县？

杭州府附郭两县，以市河为界，亦即是以横河为界，南为仁和，北为钱塘，横河桥桥面上如果发生命案，常会引起管辖权的争执，所以杭州有句俗语：“钱塘不收，仁和不收”。我家大河下属于钱塘，对面小河下则是仁和；一河之隔，故易误会。

学范公官至顺天府治中，我家称之为“京兆公”。他生八子，第四子早夭，其余七子，四举人、三翰林，有一方御赐的“七子登科”匾额，悬于“中左门”；中门是一方直匾：“榜眼第”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，状元是三元及第的陈继昌；榜眼乃普先生，即为“横桥吟馆图”中题识的“滇生”，行六，我家称之为“六老太爷”，官至吏部尚书。乃谷先生行五、字玉年，官至敦煌知县，生前有惠政，歿而为神，相传是敦煌的城隍，清人笔记中数载其事。

我家的特色就是匾额多，五开间的门楣上就悬了五方，有一方是“传胪”，还有一方是“会元”，六老太爷长子彭寿先生，原名寿身；据说六老太爷梦见“开天榜”，状元名许彭寿，因而为之改名，结果状元没有中，中了会元；殿试是二甲一名“传胪”。这一榜的状元是张之万；彭寿先生有个极阔的同年，就是李鸿章。

老屋中的匾额分两种，一种出于御赐，金底蓝字或黑字，四周饰以龙文，正中上方有一方御玺。一种是白底黑字，专记科名“进士”、“举人”、“生员”，以出身迟早排列。御赐匾额中最大的一方是竖匾，宽约丈余，高则总有两三丈，窠巢大书“福寿龙虎”四字，为慈禧御笔；因为彭寿先生久任南书房翰林，故蒙此赐。

竖匾两旁，一副木刻的楹帖，写作皆出于我的高祖信臣先生，讳乃钊，行七。七老太爷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翰林，官至江苏巡抚；上海“小刀会”刘丽川闹事，把他的顶戴闹掉了。在此以前，当七老太爷由广东学政任满回京时，中道奉旨任江南大营帮办军务，与张国梁同事。平剧三本铁公鸡，照说应该派他一个脚色。

七老太爷写一笔米字，用极软的鸡毫，写得力透纸背，当时也是达官中有名的书家之一。那副作为家训的对联，全文失忆，只记得有“兄弟休戚相关，则外侮何由而入”的句子。倒是柱子上梁同书写的——副抱对，却记得很清楚：“世间数百年旧家，无非积德；天下第一件好事，还是读书”。

金底饰龙文、钤御玺的匾额还有好几方，每一方都有一个令人艳羡的故事，有一方文曰：“谊笃宗亲”，是我一位堂房伯父做盐官发了大财，捐购义田，设立义庄而获得的御笔褒扬；但受赐者却是我的一位叔曾祖恭慎公，他是五老太爷的第三子，讳庚身，字星叔，咸丰年间以内阁中书考派为军机章京，在内阁票拟“题本”二百余件，一夕竣事；“辛酉政变”时升为“达拉密”——军机章京领班。同治元年春闱获售，殿试二甲第二名，本应入翰林，但因其时洪杨军事正急，恭王对江、浙及长江上下游的情形所知有限，因而对曾、左、李的军报必须有人为他讲解，而指授方略，更非精确了解山川形胜者不办，所以仍旧将他留在军机处。光绪十年，以刑部右侍郎在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，未几升为兵部尚书，以迄十九年冬天病歿，始终掌管军政。

他是翁同龢“拔房”的门生，但翁为六老太爷的门生，

所以他对恭慎始终以昆弟相待，恭慎当时颇得醇王赏识，在军机处与孙毓汶并称有权；孙毓汶与翁同龢不和，而恭慎与孙为儿女亲家，其间明的调停、暗的回护，对翁的帮助极大，此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。甲午之役，翁同龢与孙毓汶主战主和，各趋极端，势如水火，而皆不能折服对方，以致国事决裂至不堪问的地步。我相信其时恭慎倘仍健在，一定会在翁孙之间协调出一项为国家最高利益着想的大政方针；以他之精于兵要地理，且最了解李鸿章的海军与淮军的“实力”，对翁同龢必能发生说服的作用。恭慎长孙，家叔云衢先生前几年告诉我，恭慎当军机大臣时，逐日有记，应为研究近代史最珍贵的史料；而此十余册日记，在离开大陆时，未及携出，不知流落何方，或竟毁于劫火，真堪痛惜。

我家的义庄，在创办时，为易于获得官方支持，所以由恭慎出面申请。民国初年，先父经族人公推为义庄“庄正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在他十余年惨淡经营中，先后增置义田千余亩；这种出于传统伦理的、维持“义门”于不坠的组织，在今日大陆，当然是不容许存在的。

“横桥老屋”，八房同居而各炊，在保留着许多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及雍雍睦睦的气氛笼罩之下，四时各有乐趣，过滤记忆，难以忘怀的不是春秋佳日，而是岁时伏腊。

我家一过冬至，年味就慢慢浓了。先父在日，一过冬至，也就是他最苦恼的日子到了，清寒的族人，往往一大早上门，要求先父在义庄照例支给的钱米以外，额外通融若干。有时很容易应付；有时颇费唇舌。在这些族人上门时，先父都不准我们出现在他面前，不过有些悲喜剧是可